

掌柜房里寻乡愁

庄剑

清晨，初夏的一场夜雨把小镇浸润得更加宁静，也让四川省屏山县龙华镇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更加诱人。

很多时候，美，是寂静的。

从下榻的丹霞宾馆出门，往右，三五分钟的路程，经过一片现代小镇共有的由钢筋混凝土构建起来的楼房后，便能够踏上从宾馆的阳台上望得见的凉桥。

走过匾牌林立的凉桥，经过历史岁月冲刷的石阶，可以看见苔藓斑驳的石门，当我们穿过这道被称为西栅子的石门后，就进入了龙华场。

旧志上称作的龙华场，由东河街和西河街组成。西河街历经多次水淹，在1948年冲毁后再未修建。今天我们在龙华场看见的古建筑，其实只是当年大河街的一部分——东河街。

东河街由正街、新街、顺河街、豆腐街等组成。这条小青石铺就、宽三米的小街依山就势，其建筑无统一轴线，随地理位置灵活机动而建，街道与建筑依据地形延伸。

这条坐东向西，寓意着“紫气东来，步步高升”的小街，在2013年，被统称为明清街。

我要寻找的掌柜房就在这条街上。

记得，小时候去乡下，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就是小镇上做过掌柜的。但在那个年代，“掌柜”似乎是一个不能提及的话

题，自然，我也是不可能见过掌柜房的。所以，我幼小的记忆里从来没有对这个词留下感性的画面，倒是那位在小镇上做过掌柜的远房亲戚穿着长衫的背影，还时隐时现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

其实，今天我要在龙华场明清街寻找的掌柜房，就在离西栅子不到二百米的地方。

两排挤挤的房屋，把天空勾勒出一条细缝。雨过天晴的晨光，透过细缝斜斜地打在临街的掌柜房上。

我寻找到的掌柜房，其实就是小镇中的黄氏民居，这里据说是明清街目前保存较完整的民居之一，这个“保存较完整”的评价在我看见了掌柜房临街的货柜和屋檐下的灯架时得到了印证。经过明清时期市井生活的浸润，掌柜房已显苍老，但那份风骨，犹在眼前。

当我轻抚这个全镇仅存的货柜时，猛然觉得一个人的感官被突然打开，掌柜房的颜色、质感、气息、味道、声音、方位一起涌现在我的面前，几十年间我对掌柜房模模糊糊的印象，在记忆、想象、情绪的参与下，变得越来越清晰，那些触手可及的物什，成就了我最隐秘的个体体验。

我的思绪一下子把我带入了当年的掌柜房。

昔日的大河街，曾是嘉州通往马湖的

官道之一，青石板的街面，被千万双脚的来来往往，打磨成幽蓝的油亮。

龙华场从最初的一家供过往客商、行人打尖的么店子，到形成一个十分热闹的集市贸易中心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故事？而黄姓的掌柜们就在这间掌柜房里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白天，他们整理货架，与街坊们和睦相处；夜幕将临之时，他们支起屋檐下的灯架，为那些寻着酒香，缓缓步入小巷的掌舵老大或拉纤汉子，点亮那盏微黄的暖光……

“买包谷粑哦——”远处小贩的一声吆喝，把我的思绪从人声鼎沸的昔日掌柜房拉了回来。

站在铺面紧闭甚至有些冷清的古街，我发现，走在小镇这条青石板路上穿长衫的人，已经基本看不见了，倒是那些经常穿梭于摩天大厦与红绿灯斑马线之间的穿西装夹克的年轻人，会偶尔悠闲地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上。看见掌柜房，他们不言不语，静静地抚摸着纹路清晰的木质货柜，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掌柜房屋檐上方的灯架，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居然就是路灯的雏形。

其实，我真希望游人们在古镇的青石板上走着看着想着，然后，在一个不经意的回头之时，他们的眼神，就能触摸到忽隐忽现的乡愁……

青青柳色

钱声广（四川）

雨水时节，河边的那些柳树好像约好了似的，在雨丝中纷纷吐出嫩芽，一根根浅绿色的丝带在微风中轻轻摇曳，让人感受到充满诗意的生命气息。

古之爱柳者众。汉文帝时，周亚夫驻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在军营里遍植柳树，以致后世也称军营为“柳营”；隋炀帝下令开凿大运河时，采纳虞世基的建议，令百姓在河的两岸广植垂柳，并赐之以国姓，封柳树为“杨柳”；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曾大力提倡百姓植柳，并在《种柳戏题》一文中写道：“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数年后，全城绿柳成荫，蔚为大观；北宋文学家苏东坡也对柳树倍加珍爱，任杭州太守期间，他在西湖中筑堤栽柳，为后人留下了“苏堤春晓”的佳景……

有人说，柳树是诗人的树，情人的树，对此，我深以为然。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以柳喻人、借柳抒情的名篇佳作。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想来，古时人们折柳赠别的习俗大概就起源于此吧。然而，咏柳的经典，还当首推唐代诗人贺知章的那首《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构思巧妙的诗句既赞美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又形象生动地描述出柳树袅娜轻柔的绰约风姿。

年少时我就喜欢柳树。那时，家乡的湖沟渠旁随处可见柳树的身影，甚至有的村庄都是以柳树命名的，如柳庄、大柳集等。正值青春懵懂的我，只觉得柳树柔软的枝条婀娜多姿，似少女般楚楚动人，却并不太了解柳树的价值。后来，听长辈们说，柳树好栽、易活，遇土即扎根，有水就生长，且其根系发达并相互穿插，栽于水畔能够坚坝固堤；而且，柳树长成后，树干可以用来做家具、盖房子，柳条可以用来编织箩筐等日常用品，是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都有所裨益的良材。

我对柳树真正产生敬意是在一个盛夏时节。在嘉峪关长城城门附近一棵系满红色布带的古柳之下，我曾驻足良久——这就是书中说到的“左公柳”吗？它身材高大，枝繁叶茂，伟岸的身躯饱经沧桑却又生机勃勃，威武雄壮得如同一位镇守边关的将士，在大漠中彰显出雄浑的气韵。

虽只是在书本上读过关于“左公柳”的故事，但作为一名曾在军中服役了25年的军人，我对在守土卫国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左宗棠是铭刻于心的。当年，身为陕甘总督的左宗棠面对外寇入侵挺身而出，挂帅西征。为表明与入侵者血战到底的决心，他让部属为自己准备了一口棺材抬上战场，立志若不收复新疆，便以死报国……正是左宗棠这种血气方刚的爱国精神和以死报国的英雄壮举，引领着全体官兵们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便收复了大片沦陷的国土，为维护祖国的统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那一天，我立于“左公柳”下，任思绪飞扬。当年左宗棠进军西北时，面对因连年战乱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以及河西地区“赤地如剥，秃山千里，黄沙飞扬”的严酷生态环境，他忧心如焚。为改善边疆的环境造福后人，左宗棠要求大军沿甘新古道有水源的地方广种榆柳，名曰“道柳”，他自己更是身先士卒，携犒植柳。在左宗棠的督导下，将士们一路走一路栽，不出几年工夫，河西地区的戈壁沙滩上竟形成了道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的塞外奇观。

一百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如今，这棵古柳仍然屹立在戈壁之中，无论是肆虐的狂风和咆哮的黄沙，还是烈日的炙烤和严寒的威逼，“左公柳”依然保持着那颗初心，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青青的色彩，书写着一首赤胆忠诚扎根边疆的壮丽诗篇，为大地染绿，让戈壁生辉。

在感慨的同时，我的脑海里猛然跳出了诗人李瑛的诗句：“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我是长在黄河岸边的一棵树，/我是长在长城脚下的一棵树，/我能讲许许多多的故事，/我能唱许许多多支歌。”

青青柳色，引得春风度玉关。

爱你，我的祖国

鲁文仁（辽宁）

情愫在五千年文明中穿越
刀耕火种、盛世太平是你
源远流长、文化灿烂是你
满目疮痍、英勇不屈是你
红日喷薄、傲立东方是你
旗帜高扬、乘风破浪是你

爱你，我的祖国
爱你辽阔的疆域
爱你宁静的村庄
也爱你的繁华城市
用大海的激荡爱你
用河流的奔放爱你
用东方明珠的璀璨之光爱你
用江南水乡的婉约诗韵爱你
用西部长河的落日浑圆爱你
用北方原野的广袤粗犷爱你
爱你五星红旗下的神圣
还爱你有鸽子飞过天空的和平

爱你，我的祖国
我愿做长江黄河的一滴水
我愿为万里长城的一块砖
我愿将一生融化在你血管里
合着你的心跳颤动

献给祖国母亲

汪亭（安徽）

在多彩的季节里
一朵朵鲜花绽开笑脸
嘹亮的国歌传遍四方
雄壮激昂的词句
回荡着中华儿女的呐喊
鲜艳的国旗迎风飘扬
闪烁着五星的旗面
凝结了革命先驱的血泪
映红了山川河流

捧一缕花香
沁满您的心扉
迎一阵暖阳
轻抚您的脸颊

这是您的七十华诞
亲爱的祖国
伟大的母亲
让儿女们为您许下美好的祝愿

放歌七十年

仇士鹏（江苏）

天空中飞翔着洁白的鸽群
大地上开满了似锦的繁花
在这绿树荫浓的七十年
你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我们拥抱着你的辉煌
你以巨龙姿态腾空而起
将所有的求索搭成了理想的阶梯

国富民强，政通人和
流传的歌谣在今天得到印证
百花齐放，绿水青山
崭新的新愿在明天展开画卷

放歌七十年，我们满怀信心和希望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我们快乐地欢笑
充满爱，也充满了自豪

蛙，随春而来，夏夜而鸣，是属于乡下的精灵。蛙鸣是乡村中最明亮最动听之歌，如同故乡的炊烟连绵不断，点缀了乡间静美的家园。

蛙与乡村是不可分割的。凡乡村有人烟、有积水处，无论是沟塘还是河湾，都是蛙生息的家园。纵横于阡陌之旷，息隐于绿色之中，活跃于田埂地头，放声于田野乡村。

蛙是乡村夏日的歌手，声音中有专属于田园的质感，时而清脆，时而婉转，时而高昂，时而低吟，欢快地吟唱在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漫过河塘，滑向田野，飘向乡村，唱响了农人内心的祈盼。

对于蛙鸣我是一向喜欢的。俗话说“蛙声叫，雨水到”，蛙声常常和雨水结伴而来。每到夏季，雨水就特别多，也特别大，一场大雨过后，村子周边总是一片水汪汪的世界。和雨水一起来到的，还有数不清的蛙，以及动听的蛙鸣。雨刚停，清激的蛙声就响起来了。先是一两声独唱，随后

成千上万只蛙便自然地唱成一片，此起彼伏，更显其激昂与旷达，如同大自然弹奏出的美妙乐曲。

蛙鸣一般出现在夜晚。傍晚时分，炊烟袅袅，劳作了一天的农人归来，农家小院中飘散着淡淡的饭菜香味。“呱——”，村子外的水塘里、院落的墙角里敲响了蛙鸣接力的第一鼓，不一会儿，又传来“呱——”的一声，紧接着，“呱呱呱”的声音骤起，深一声、浅一声、或远或近，如急促的鼓点恣意而来，其鸣声是那样清脆、有力。这时，你听，蛙声如万马奔腾般宏大，究竟是哪一只最先开始的，无从推究。众蛙竭尽全力释放生命的能量，展示着风潮迸涌的激情，声声入耳，到处都是蛙鸣的痕迹。时而，蛙鸣戛然而止；蓦地，声音又骤起，此起彼伏，遥相应和，整个村子又笼罩在无数蛙声的合鸣之中，这蛙鸣充斥在朗朗的天地之间，回荡在皎洁的月光之中，如一首和谐的乡村之歌，为劳累了一天的农人们奏响催眠曲。

聆听蛙鸣

陈树庆（山东）

成干上万只蛙便自然地唱成一片，此起彼伏，更显其激昂与旷达，如同大自然弹奏出的美妙乐曲。

蛙鸣一般出现在夜晚。傍晚时分，炊烟袅袅，劳作了一天的农人归来，农家小院中飘散着淡淡的饭菜香味。“呱——”，村子外的水塘里、院落的墙角里敲响了蛙鸣接力的第一鼓，不一会儿，又传来“呱——”的一声，紧接着，“呱呱呱”的声音骤起，深一声、浅一声、或远或近，如急促的鼓点恣意而来，其鸣声是那样清脆、有力。这时，你听，蛙声如万马奔腾般宏大，究竟是哪一只最先开始的，无从推究。众蛙竭尽全力释放生命的能量，展示着风潮迸涌的激情，声声入耳，到处都是蛙鸣的痕迹。时而，蛙鸣戛然而止；蓦地，声音又骤起，此起彼伏，遥相应和，整个村子又笼罩在无数蛙声的合鸣之中，这蛙鸣充斥在朗朗的天地之间，回荡在皎洁的月光之中，如一首和谐的乡村之歌，为劳累了一天的农人们奏响催眠曲。

是的，对于麦子而言，向大地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垂下头来，通俗地说，就是麦穗饱满而沉重。我自小就生活在关于麦子的美丽童话里，那些年日子清贫，人

们只期盼地里的麦子快点走过节气，变成餐桌上飘香的食物。麦子种进田里，就是种在了农人的心里，从播种那一刻起，它就被人们赋予了英雄的形象。历史长河中多的是惊天动地的英雄，而这平凡的麦子，其实也是生活中的“草根英雄”——它和气候斗争，和地域斗争，和灾害斗争。即便命运多舛，麦子也总给人们以希望，人们与之并肩战斗，繁衍生息，传承文明。

麦子的这场浪漫旅行，走过了几百个日夜，经历了风霜雨雪，用一段时光铸就一片金黄。我知道，麦子一生行走，感悟都织进了袅袅升起的炊烟里。

麦子的浪漫旅行

刘福田（河南）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我总觉得，麦子是具有浪漫的性格的，在这种感觉面前，任何承诺和表白都显得多余，人们只需要蹲下身低下头来细数麦子的生机。与别种草本植物特别是其它庄稼相比，麦子要走的路太长也太远，为此，它需要积蓄更多的力量和营养，还需要经历更多的雨雪和风霜，在走过了漫长的时光之后，它会谦虚地垂下头来，向大地母亲感恩致敬。

是的，对于麦子而言，向大地致敬的最好方式就是垂下头来，通俗地说，就是麦穗饱满而沉重。我自小就生活在关于麦子的美丽童话里，那些年日子清贫，人



麦熟时节

苗青（广东）摄